



诗歌隧道

七律·伏雨

■常柏林(四平)

暑热尤焚伏雨狂，诗心忽忍躲清凉。  
冲禾已见低洼灌，抢险何容半亩殇。  
泥里争分排积水，田间携手救灾秧。  
感人场面惊天地，血汗凝成粒粒香。

夜访南湖

■王鸣宇(四平)

月照南湖景几何？接天莲叶逐烟波。  
霓虹闪闪移花影，乐曲悠悠绕耳蜗。  
薄雾迷蒙一帘梦，蛙声起伏满塘歌。  
今来觅得闲中趣，沉醉皆因感慨多。

晨 练

■李铁夫(四平)

拂曙迎新天，风清吸氧鲜。  
绕湖先练步，迎日慢挥拳。  
花圃迷蝴蝶，松林唤杜鹃。  
回行神气爽，腰直展双肩。

盛夏晚游

■陈志国(吉林)

惯向江边纳晚凉，无分童叟竞轻装。  
风熏老柳翩翩绿，露透新松细细香。  
亭上管弦传妙曲，水中波浪戏鸳鸯。  
旋消即景余情在，梦里重游未减狂。

夏日荷塘

■郭丽(吉林)

微风激浪浣荷裳，一季花妍两袖香。  
碧伞凌波旋夏梦，小凫试水照新阳。  
钓翁饵料游鱼吻，翠鸟巢成哺子忙。  
满目画屏催瘦笔，横斜平仄凑诗行。

日暮时分

■方华(安徽)

风把落日敲响  
这恢宏的音响从天而降  
笼罩四野  
时光像金子一般撒满浩渺的水面  
一蓬芦荻的守望  
被点燃

只一转身  
就惊起童年  
它快乐而惊慌的翅膀划破平静  
岸柳枯立  
沧桑的刻痕里吹不出笛音  
一只白鹭  
用它做眺望的高度

乡关何处  
暮色掩盖了回家的路  
小舟静泊  
无人摇得动一湖的寂寞  
一群归鸟用啼鸣温习乡音  
渔歌中栖落的  
是谁的乡愁

恰是夏意浓

■董国宾(山东)

无边的夏色里，漫卷的暑意走进日头直射的水湾，远远近近，映入眼帘的是黑色的鱼鹰立于船头，一排排，一串串。一个个如钩的嘴喙，在渔翁摇桨劈水的草茂水丰的夏日画镜中趣味盎然。沿着季节的跑道往里走，这样一个浓浓的夏意和片段，自会一幅幅明亮地铺展开来。

一个惯常的夏天里，雨点敲打着船篷，似落入玉盘的珠串，令人酣畅而沉醉。雨点敲打在绿荷上，满池摇晃的阔荷顷刻间便踮起了舞步。雨点跑到乡间，不停歇地敲打在瓦片上，若炊烟正裹在雨帘中，整个景象就成了一幅染湿了的铅笔画，画面里窜出夏玉米的焦糊味，这忙碌的乡土气息里，又充满了闲适与乐趣。

夏天的风似乎没了翅膀，无边的燥热隐去了风的行迹，只有热浪四处滚动。春像一位温婉款款的女子，夏呢？便如同一匹烈马在广阔的草原上狂奔了。烈马的长鬃肆意张扬，这路踏而行的蹄窝，蓄满了炽热和野性。这充满紧张、急促和狂热的夏，林带上的淡烟凝成一堵黛色长墙，芊芊细草茂密成一片片绿丛，金色的麦浪织成一幅最美的图画，无边的夏色和夏意深浓又丰盛。

透过树的缝隙，枝杈间绿意浓得似乎要滴下来。槐树叶娇娇小小，一片拍打着另一片。高大的白杨树，便叶片如掌了。一丛丛挂于枝干，像赶集的人群，拥挤着一角天空，茂密成浓浓的绿意。夏时万枝各异，却又在同一屋檐下高歌夏曲，在各自的园子里贪婪地吮吸阳光，坚韧地踏步而行，蓬勃出夏的梦境。

信步野外，但见这里一条深潭，那里一条小溪，潭水清碧深邃，石间细流潺潺。林中碧波闪闪，如锦如缎，甚为适意。向远处看，远山

绵延不断，如一条长龙伸向天边。那群山重叠，层峰叠翠，犹如海涛奔腾，巨浪腾空。大自然的怀里，夏色起伏，宏大壮丽，转眼间便弥散天地了。

荷花盛开的七月，朵朵红艳铺开一片秀色。这初夏羞涩的荷花一旦放开歌喉，满满地都是炫丽的旋律。放眼瞧去，一片片阔荷中间，吐艳的荷花如一个个小灯盏，眨巴着艳照亮了夏空。塘边树影婆娑，水中“灯盏”闪烁，有荷锄的农夫步履缓缓地走过，醉了时光，亮了这个季节。

金蝉来到的夏天，算是一个醒目的符号。夏蓬勃而热烈，蝉便足了劲儿为她歌唱，其声清越撩人，一浪高过一浪。如鼓乐齐鸣，如浪

潮迸涌，那气势似乎能把天空举起来。蝉一会儿几合唱，一会儿独奏，时断时续，或高或低，好一曲美妙的天籁之音。因了蝉鸣，夏天充满了灵动和画意。

记得在幼年的时候，我会睁大眼睛直视灼阳，又会在细微的事物中，观察和感受它的乐趣。夏天蚊子嗡嗡如雷，我暗暗比作飞行的蜜蜂，我想，生活中不就有如此多的蜜蜂勤劳在夏天里吗？不过，我还是要驱蚊的，我钻进蚊帐阻隔它们，还找来灭蚊药物，一下一下地喷洒，我只想把最大的空间留给会酿蜜的小蜜蜂呢。

一抹抹浓烈的夏色和夏趣，亮了时光和季节。走进夏，便走进了炽热，走进了高亢与激越，也走进了品味无尽的夏意里。

一园甜瓜入梦来

■钱国宏(辽宁)

在唐代诗人白居易看来，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的境界，可以使人陶醉；在北宋理学家朱熹看来，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，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的奇书，可以使人迷失；而在我看来，“甜满中边一夜冰，璀璨璀璨自天成”的瓜田，亦能够让人翩然其间，乐不归蜀！

我出生于风景秀丽、民风淳朴的辽南农村，自幼与青麻为伍、瓜园为邻。蜿蜒的大辽河穿境而过，千年冲积而成的大平原土质肥沃得能一把攥出油来。如此宝地是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，于是就有人种瓜，于是就有人腌豆。

每年夏天，村中总会出现几块香气四溢的瓜园。瓜园里的瓜秧长得密密匝匝，葱葱蓊蓊。一望无际的瓜秧阵中，镶嵌着比拳头还大的香瓜。香瓜承受天地之灵气，乡村之雨水，溽夏之阳光，农人之抚慰，生得是面皮青翠，布满纹理，一个个俨然邀月的诗仙，肆意天然，风流天成。瓜，是普通品种的瓜，无级无品，但极好吃，成熟之时，瓜皮纹路沉郁，黄白可人，用指甲掐断蒂蔓，在衣服上蹭蹭，一拳砸下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瓜裂两半，橘黄色的瓜瓤簇拥着醉人的蜜沙，瓜子密密麻麻如群蚁排衙，瓜汁绵甜滑腻，像竹叶青一样黏手，还有那憋闷了许久而得以骤然释放的香甜气息，一股脑映入眼帘、撞入鼻孔，让人无法矜持，唯有狼吞虎咽。

小时候，和父亲在村中种过几年香瓜，觉得种瓜是累，但也自有乐趣在其中。在瓜田里络秧、蘸花、浇水等一通忙碌之后，种瓜人蒸一头大汗，倚在瓜棚下，沐浴迎面吹来的徐徐清风，静静地，静静地，在晴和的日光阴里，以吸烟的方式，品味生活的甘甜。那浓郁的瓜香幽幽飘来，如盛唐的雄浑奇诗，像大宋的婉约词句，似元时的绮丽曲子，又宛若杨贵妃那一段霓裳舞，王羲之癫狂走笔的《兰亭集序》，逐次归来，争先恐后地让种瓜人评阅、赏析……种瓜人如饮千年佳酿，醺然闭眼，陶然其中，无法自拔！时值中午，阳光朗照，瓜田静寂，鸟声唧唧，一派祥和！

家乡所种之瓜除了香瓜还有西瓜。西瓜费时费力，因为它“吃水”，农人在掌握松蔓、蘸花等技术的同时，还必须做到水足、粪足。这是一项技术：水浇少了，西瓜长不开；水大了，西瓜甜度降低，极易炸裂。西瓜地还有一个特性：愈是暴雨愈需要浇水。所以，在西瓜地里，常常可以看到种瓜人光着膀子，戴一顶旧草帽，“浇水日当午，汗滴禾下瓜”，很是辛苦。“昼出耘田夜绩麻，村庄儿女各当家。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”，忙是忙了些，但终归是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”，当收瓜的大小车辆驶进瓜园时，种瓜人便“足饮佳酿三百石”似地醉了。买瓜人如海底寻宝，在瓜园里小心翼翼地蹑着瓜秧，四下里寻觅，采摘中意的熟瓜。采收时节，瓜农脸上深嵌的褶皱里全都漾满了笑，他们站在小山一般的瓜堆前，拍拍这个，摸摸那个，就像在谆谆教导即将出阁的女儿一样，那份依恋让人读出了绵绵亲情！每每这个时节，瓜园里像是赶集一样，街坊四邻都放下手中的活计赶来帮忙，人人脸上洋溢着笑，浓浓的乡情淹没了瓜园……

熟瓜采收完毕，瓜园里顿时静寂下来，几个未熟的生瓜子星星点点，稀稀落落，标点一般掩在瓜园的版面里。种瓜人一声令下：“罢园啦！”早已等候在瓜园周围的孩子即便像离弦箭一样冲进瓜园，揪枝拽蔓，趟垄越沟，搜寻遗漏的熟瓜。

种瓜人看着这等场面，眼里漾满了喜悦：春夏两季的忙碌成果，大伙儿认可哩！噙着烟袋嘴儿，幽幽地吐出一圈圈的嫋静；久了，就倚在瓜棚上，沉入一片遐想之中——那是另一片瓜园，挟海如浪，层层波瀾起；瓜香如酒，缕缕醉心田；一个个健壮的种瓜人，顶着烈日，在瓜园里拎筐浇瓜……在这一劳作的过程中，体味生活的惬意和惬意的生活，感受着劳动的快乐和农事的愉悦……



沙窝窝里种出金蛋蛋(农民画)

李涛 作

大伯嫂

■王雪岩(四平)

婆婆家有三个儿子，我家老刘是老二，和老刘处对象时，他身上穿的毛衣毛裤都是大伯嫂织的，那样式那针脚让我瞠目结舌。我打小就笨，除了爱写字，没其他爱好。从那时候，我就对大伯嫂另眼相待了。

让我另眼相待的，还有大伯嫂对孩子对家庭的爱。她的女儿刘多，我刚见时才三岁，油黑的蘑菇头，白毛衣，白背带毛裤，再配上小红皮鞋，可好看了。再看大伯子，也穿得裤线倍儿直，皮鞋锃亮。我对打扮老公孩子的女人素有好感，觉得这是一个女人勤劳、能干、乐于付出的体现。女人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心就不属于自己，要分给丈夫和孩子了。大伯嫂就是这样的人，她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。我要做一个像她那样的人，于是匆匆嫁了老刘，和大伯嫂一样，白手起家，过起了日子。

按我们当地的习俗，结婚头一年正月十五要躲灯。去哪儿躲成了问题，我不爱麻烦人，平时只去我妈家，彼时正怀着闺女，想偕个大世界，竟找不到我们娘俩的安身之处，顿生悲凉。大伯嫂看见我的苦瓜脸，二话不说，让我去她家躲。大伯子正想成全此事，也赞不绝口，就连婆婆，都乐得合不拢嘴。

大伯嫂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让我和老刘睡在卧室的床上，她和大伯子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我本来就偏食，加上怀孕，这不吃那不吃，大伯嫂就调样给我做，哄着我吃，说吃了对孩子有好处，利于孩子成长，说一个准妈妈得为孩子的营养着想，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喜好。

在大伯嫂身边，没少受益，我们买房子，她

借我们钱，从来不催着要，还的时候还说别太紧了，不急用。她做好吃的带我们份，腌咸菜带我们份，就连渍酸菜也带我们份。闺女也没少叨扰大伯嫂，一从学校回来就请吃好吃的，衣服只要有一丝喜欢就给拿来，闺女从小到大的毛衣大伯嫂都给包了。别说毛衣，就连冬天的棉衣大伯嫂都帮我做。大伯嫂做的菜不亚于厨师，一会儿工夫就摆满一桌，逢年过节，只要有大伯嫂在，我们就有口福了。她尤其擅长包饺子，和馅儿香，擀皮儿薄，速度飞快，一人擀，能供全家人包。

我爱吃黏食，那年端午节前夕，我去大伯嫂家取粽子，她出去买菜了，对门的老太太把我让进屋，又是沏茶又是端水果，说你嫂子可是个大好人，我们社区有事找她，楼道有事找她，谁家有个病人，吃药打针更离不开她，她是我们这片的免费义工。说着，老太太硬塞给我10个粽子，说逢年过节，你大伯嫂总给我送东西，你现在把这10个糯米粽捎进去，别说是我给的啊……老太太自顾自地唠叨着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，好像在夸自己的闺女。

大伯嫂是个不求回报的人，她的老家在黑龙江肇东，老家有事她从来不说，等我们知道的时候黄瓜菜都凉了，我们补礼她还不收。我叮嘱大伯子，以后有事吱一声，大伯

子说，你嫂子说了，谁家都不富裕，就别勉为其难了。再说了，我要是说了，你嫂子生气了，我们家的天可就塌了，你嫂子那么好，我能忍心惹她生气么？

侄女刘多考上大学，去昆明读书了，那一瞬间，我才感到大伯嫂的无奈。她太爱孩子，太在乎孩子了，孩子走了，她就跟心被掏空了似的，坐在沙发上，一动不动，泪水顺着眼角流。

我心疼她，常去陪她聊天，说起刘多，她通常苦巴巴的表情，之后又欣慰地笑起来，毕竟那届学生，吉林省只有侄女一人被云南民族大学录取。

我们也结伴出去玩儿，记得在兴城的海边，大伯嫂说，雪岩，这里多好啊，老了咱们就到这里住，没事的时候，咱们来海边散步。我说好啊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大伯嫂笑了，笑得那么舒展，那么畅快，眼角的皱纹明显多起来，那些慈祥的皱纹啊，见证了一个女孩儿到女人的光辉历程，这个叫多小玲的达斡尔族女人，不远万里来到四平，能和她成为妯娌，是我的福分。

那一刻，我在想，一个人，对家人好，对同事好，对邻里好，努力工作，勤俭持家，总在付出，那她无疑就是个好人了。大伯嫂就是这样的人。对着波光粼粼海面，我喊出了蕴藏在心底的六个字：多小玲，我爱你！